

<<抱月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抱月行>>

13位ISBN编号：9787807553496

10位ISBN编号：7807553499

出版时间：2008-09

出版时间：花山文艺出版社

作者：少鸿

页数：33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抱月行>>

内容概要

《抱月行》主要内容：新婚之夜，他放着漂亮的新娘梅香不要，却追到船上要拜师学月琴。一个简单的抉择，拉开了半个世纪社会变迁、家族兴衰的历史帷幕。他洞悉了师傅的秘密，却只能任师傅与疯师娘身陷危城，被鬼子烧死；他耿耿于怀自己的私生子身份，养父母却因他先后葬身流水；前妻偷情生下女儿，他却视同己出；精明的师兄当了市长，却不能像他一样拥有平凡的快乐；美丽的师妹成了他的妻子，却只能抱着他的脚睡觉；他终于成了闻名一方的月琴艺人，却又忍痛自残拒绝弹唱……几经风雨，月琴的清音不变，而他紧闭的心扉，也如月琴之声，在人世沉浮中越发清亮，渐渐敞开。从漂亮干练的梅香到柔弱执著的南门小雅，奏响女人这把月琴，却花费了他毕生的心力。

<<抱月行>>

作者简介

少鸿，湖南安化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有协会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梦土》、《溺水的鱼》、《郁达夫在情之途》、《花枝乱颤》等。

<<抱月行>>

书籍目录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

<<抱月行>>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月琴声珠子般弹跳的时候，新郎倌覃玉成还不晓得自己将从洞房里逃出去。他的耳朵如同两只瓜瓢，将那些晶莹圆润的珠子一颗不落的接住了。他凑近与堂屋相邻的板壁，将右眼对准一条裂开的缝隙。

他感到自己从那条缝隙里穿了过去。

所有来参加婚礼的亲友，还有那些来闹房的左邻右舍，此刻全聚集在堂屋里。

从莲城请来的南门秋师傅与徒弟分坐在八仙桌两边，各抱一张月琴。

他们捏拨子的手像啄米的小鸡，在琴弦上活泼地跳跃，逗弄得那些玉珠子不断地蹦出来。

众目睽睽之下，南门秋眼风一扫，用假嗓唱道：小幼尼到如今哎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青丝发，恨爹妈他不该送奴来出家，哎，好叫人难过这冷落生涯……这个唱段叫《双下山》，据说是南门秋年轻时从洞庭湖畔一个丝弦班子那里学来的，是他最拿手的，也是最受大家欢迎，逢请必唱的。

覃玉成盯着南门秋，都舍不得眨一下眼。

他熟悉南门秋的嗓子，许多唱段都耳熟能详。

不过他不太在意唱词，他喜欢的只是月琴弹奏的丁冬之声，还有南门师傅唱出的那种声调，那股韵味，总是让他陶醉。

这回家里请南门秋来唱月琴伴喜，还是他写的请帖。

他将“雅韵赐奏，伏乞早临”八个字练了十几遍，才写到帖子上去。

在他的整个婚礼中，只有这件事是他乐意做的。

白天里身穿礼服的他几次跑到大门口，往街口张望，看有无南门秋的踪影，旁人见状窃笑不已，还以为新郎倌急不可待，在盼望新娘的花轿早点到来。

覃玉成看得发痴，听得入迷，耳边吹来一缕酒味与胭脂味夹杂的气息——婚礼中，按照礼数，他和新娘坐了床，喝了合卺酒。

梅香贴着他的后背，他忍不住抖动了一下。

是的，新娘叫梅香，除了知道她的名字，晓得她比他大一岁之外，他对她几乎一无所知。

“月琴好听吗？”

梅香问。

他头也不回地嗯了一声。

梅香又说：“月琴就这么好听啊？”

“他点点头，有点烦，他的心情被打扰了。”

“那让我也听听。”

梅香伸手推他的肩。

听就听，为何跟我争一条壁缝呢？

他想是这么想，但还是将那条壁缝让给了她。

他在床边坐下，跟着时缓时疾的月琴轻声哼着：见和尚站路旁，眉清目秀貌堂堂，青春年少正相当。

我有心搭一腔，话到嘴边不敢讲，又恐怕来的往的君子道短长……倘若是，得成双，商商量，量量商，商商量量量商商下山岗下山岗……他摇头晃脑，在音韵中浮了起来，往一个不可知的地方漂去。

但这感觉很快被打断了，梅香又推他一下：“哎，你也会唱呀？”

“他瞥了她一眼，摇摇头。”

“你要是唱，一定不比南门秋的徒弟差。”

梅香端杯茶过来，“你润润嗓子罗。”

“他将茶推开：“我不要。”

“那，我们躺到床上听，好么？”

“他很奇怪：“为什么？”

“梅香低下头不吱声，嘴巴有点翘。”

床头的红烛哧的闪了一下，烛光暗淡了一些，他拨了拨烛芯，烛光随即亮了起来。他发觉她在瞟他，便转过脸，望着自己投在板壁上的影子。

<<抱月行>>

梅香问：“我是尼姑么？”

”他又奇怪了：“谁说你是尼姑了？”

”梅香说：“可尼姑都晓得找个和尚作伴好下山呢。”

”她把刚听来的唱段引用上了。

她很聪明。

可他还是不晓得她什么意思。

他觉得她有点怪，懒得睬她，眯起眼继续听月琴。

琴声却戛然而止，南门秋与徒弟季惟仁各扮僧尼，时而道白，时而清唱，甚是风趣，逗得看客们发出阵阵哄笑。

覃玉成听得两眼发直，梅香在他身边走来走去，好像有点烦躁，后来就窸窸窣窣地脱起衣服来了。

她影响了他听月琴，他没好气地回头挖她一眼。

可他撞见了她赤裸白皙的后背，眼睛一酸，好像被那白色灼伤了。

梅香拿一双黑幽幽的眼睛乜他，他打了个尿颤，叫了一声：“谁要你脱的衣服？”

”“不脱衣我哪么睡？”

”“你不晓得吹了蜡烛再脱吗？”

”梅香鼻子哼一声，鼓起嘴巴一口气吹灭了床头的红蜡烛，溜到床上，抱住被子一滚，朝里躺着不动了。

桌上还有一支蜡烛亮着，但光线黯淡了许多。

他吁了一口气，重新凑到那条壁缝前。

我见你慌慌张张，敢莫是瞒着师父逃下山来的？”

——我看你这样仓仓皇皇，必定是瞒着师傅逃下山来的！”

——那你是先逃（仙桃）。

——你是先逃（仙桃）！”

——先逃也是逃（桃），后逃也是逃（桃），——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倒不如你和我下山去结成亲结成亲……在两盏大马灯的映照下，南门秋脸色微微的有些红，但嗓子仍旧那么清亮。

季惟仁的嗓子不如师傅，但他唱得很卖力，额头上都渗出汗来了。

堂屋里的听众有的默然凝神，有的摇头晃脑，还有的嗑着瓜子，听得有滋有味，也吃得有滋有味。

梅香在床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显然没有睡着，但这不关他事，谁让她不喜欢听月琴呵？”

这么好听的月琴她都不晓得享受，是她没福气呢。

覃玉成屏气倾听，慢慢地忘记身在何处了。

他在那些好听的音律里漂浮。

月琴声止息，覃玉成从沉醉中清醒，最后一粒珠子在他耳腔里跳了几跳，不动了。

夜已深，南门秋将月琴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蓝布袋里，客人们纷纷起身拱手告辞。

爹过来道了谢，掏出一个鼓鼓的红包递给南门秋，南门秋客气地推了几下，也就收下了。

覃玉成晓得，等吃过夜宵，南门秋就要带着徒弟回莲城去了。

覃玉成意犹未尽，回过身来，只见梅香背朝着他，一动不动，好像已经睡着了。

就在这时，一个念头像一粒月琴弹出的声音，在心里跳了一下，又跳了一下，再跳了一下，打得他的心直痒痒。

他决定，按照它的指引去做。

他悄悄脱下黑绸马褂，再接着，又脱下了簇新的蓝长衫，换上了便装，这样一来，他就不像一个新郎了。

他又坐了一会，听了一会梅香的呼吸和屋外的动静，重新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决定。

然后，他慢慢地拉开两斗柜的匣子，从里面摸了两块银元塞进怀中，蹑手蹑脚地往后门而去。

他拉门栓的时候几乎没有发出声音，但是门却不遂他意，吱呀一声，令他头皮发麻。

床上的梅香醒了，翻过身来了，她的目光刺在他的背上。

<<抱月行>>

梅香问：“你做什么去？”

”他紧着喉咙答道：“上茅什去。”

”梅香不吱声，又翻身朝里了。

他赶紧溜出门，进了后院。

后院是他家的伞作坊，到处摆满了竹子、伞架和油桶，弥漫着浓郁的桐油味。

伞匠的住房里还亮着灯。

他避开灯光和月光，沿着院墙的阴影迅速地窜到后院门口，推开门，纵身一跃，就到了门外。

他的身体很轻，风一样往前吹过去。

他绕到街面上的时候，只见满街树影摇曳，遍地月光荡漾，南门秋带着季惟仁在前头匆匆走着，他们的背影像两片树叶一样飘浮不定。

覃玉成追到码头时，划子正要解缆，他压着喉咙对水手说，伙计，搭个顺水船好么？

水手说，这是南门师傅雇的船，他做不得主。

南门秋从舱里丢过来一句话，船家，就行个方便吧。

水手便放他上了船。

覃玉成冲舱里作个揖，在没有蓬盖的前舱坐下来。

怕南门秋认出他，他背过脸，望着岸上那些黑黢黢的吊脚楼。

划子摇晃着滑离了码头，大汛镇的屋影、灯火以及泊在码头上的大小船只，都徐徐往后移动。

江流宽阔平缓，水波幽幽闪光，天上一轮月亮，水里也一轮月亮，都是那样浑圆金黄，宛如一对铜钹。

夜空蓝得深邃，月光水一样从空中倾泻下来。

桨声吱呀，雪白的水花在桨下次第绽开。

水手站在船梢上，边打桨边与南门秋扯白话。

一方晴伞铺的覃老板大方么？

大方大方，覃老板是个讲礼性的实在人，没说的，又是夜宵又是红包。

听说新娘子好漂亮？

漂亮漂亮，眉清目秀，很端庄的。

哎呀呀，那新郎好福气呀！

这个时候只怕好事已经做成了吧？

水手和客人都笑了起来。

南门秋的笑声很低，嘿嘿两声，是那种长者矜持的笑，笑过后，感慨地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世最好的时光呵。”

”覃玉成有些纳闷，他们怎看出新娘眉清目秀而且漂亮呢？

他这个与新娘坐过床了的新郎，都没看清新娘的眉目呢。

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福气，这是一个他不情愿的婚礼。

他还没想过要成亲。

除了月琴好听，月亮好圆好亮，八月十六真不是个好日子。

他伸出手，接了一巴掌凉凉的月光。

河面上月色荡漾，粼粼闪闪，水中的月亮紧紧地跟随在船边。

过了一阵，水手说，南门师傅，月亮这样好，不如你弹奏一曲，养养大家的耳朵？

南门秋便坐到船舷上，取出月琴抱在怀里。

月光从圆圆的琴板上反射出来，覃玉成觉得，南门秋抱的不是月琴，而是天上的月亮。

他颤抖了一下，心中有根弦被南门秋拨动了，他整个人成了一把月琴，丁丁冬冬的乐音源源不断地从身体里跳了出来……一曲弹罢，天地无声。

水手叫道，真的是好听死了！

南门秋笑问，什么叫好听死了？

水手说就是味道好得不得了哇！

又不是肉味，又不是鱼味，眼睛一闭，说不出的味！

<<抱月行>>

就好像，抓痒抓对了地方呢！

南门秋和徒弟嘿嘿直笑，很得意。

覃玉成望着江水默默无言，他随琴声流走的心思似乎还没有回来。

南门秋转头问：“后生，你有什么感觉？”

覃玉成想想说：“我感觉看到了一条大河，但不是这条河，我又看到了又圆又亮的月亮，但不是现在的月亮，我还看到一条小船在河上漂，却也不是我们这条船，因为那条船上好像有古人在饮酒……我感觉自己躺在波浪上，上下起伏，我又好像飘在风里，我很轻很薄，我看不到自己，我跟着师傅的琴声四处漂流，也不晓得自己漂到哪里去了……我好像没有了。”

南门秋惊讶地看看他，拍拍他的肩膀：“后生家，谢谢你的感觉！”

覃玉成起身作揖道：“不不，是我应感谢师傅，您的月琴让我从心眼里舒服！”

“这样说来，你早听过我唱月琴了？”

“嗯，只要听说您在近处唱月琴，我就要找去听的，有两次饭都忘了吃，事也忘了办了……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您了。”

实不相瞒，今朝搭师傅的顺水船，是有一事相求。

“但说无妨。”

怕暴露自己的新郎身份，覃玉成一直侧对着南门秋，此时他也不敢大意，侧着脸在跪下来，将头磕在舱板上：“恳求师傅一定答应我！”

南门秋忙扶他：“起来说来说。”

覃玉成执意不起：“您答应了我才起来！”

南门秋只好说：“好，我答应，请起请起。”

覃玉成这才起身：“我想拜您作师傅，我要学唱月琴。”

“噢？”

南门秋眼里一亮，说，“你既早认识我了，就该晓得，我是开绸布庄的，唱月琴不过是我的雅兴而已。”

唱月琴难以养家糊口，更别说安身立命，你学它何用？”

“我喜欢。”

“嗯，喜欢是最好的理由。”

今夜萍水相逢，一曲相通，也是我们的缘分……”南门秋拉过他的左手，逐个地掰着他五个手指仔细查看，“唔，手指细长，是块好料。”

你读过书吗？”

覃玉成忙说：“读过读过，我上过新学堂呢，最喜欢背《增广贤文》。”

南门秋说：“那我考考你，背一个与现在的情景相适的句子出来。”

覃玉成想想，念道：“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而从，其不善者改之。”

南门秋欣喜地拍手：“好一个三人行必有我师，贴切，贴切。”

真乃其言也切，其心也诚，其人也慧啊！”

覃玉成跪下便拜：“师傅！”

南门秋将他扶起：“不必拘礼，不必拘礼。”

来，见过你师兄季惟仁。”

季惟仁从舱内出来，覃玉成也迎了过去。

或许是兴奋过度，覃玉成忘了掩蔽自己的面孔。

季惟仁正视他一眼，叫道：“师傅，他是一方晴的新郎官！”

南门秋大惊，凑近他的脸端详一遍，错愕不已：“你、你这是何故？”

居然抛下新娘，从洞房里跑了出来！”

“我就是想跟师傅学月琴。”

“哪有你这样的？”

真是！”

南门秋苦笑一下，回头说，“船家，快调头送他回去！”

<<抱月行>>

” 水手不乐意了，三十里水路快走了一半了，回去又是上水，费劲。

南门秋便说给他加船钱，又叫季惟仁去船头帮他划前桨。

划子慢慢地调过头，往来路而去。

覃玉成冲动地将一只脚踏到船舷上：“师傅，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已经答应收我为徒了，如硬要送我回，我就跳下去！”

” “你想逼我于不义？”

这样的君子，不做也罢！

你瞒了父母，弃了新娘，收了你我良心何在？

学艺先从做人起，百善孝为先，你若真想做我徒弟，以后征得家人同意了，再来莲城找我也不迟；你若执意不回，那我就没有你这样的徒弟！

至于跳江与否，你自己决断吧。

” 南门秋不温不火地说，转身坐下，望着江心。

水中的圆月起了皱。

覃玉成有些无奈，想了想，朝南门秋拱拱手，轻声道：“师傅，我听你的。”

” 然后，他走到船头，夺过季惟仁手中的桨，用力地划了起来。

桨叶吃水很深，他的力气很足，每划一下，划子就明显地往前冲一下…… 覃玉成回到洞房里时后院里的鸡已经叫了头遍了。

门开着，所以他的归来很顺利，人不知鬼不觉的。

梅香在床上打着鼾，看来也睡熟了。

他轻手轻脚地脱了衣服，慢慢慢慢地躺到新娘身边。

新娘却突然说话了：“你是上茅什去了还是造茅什去了呵？”

” 他不吱声，背对着新娘，有意打起了鼾。

他心里很平静，他听到枕头下传来了美妙的月琴声。

后来他干脆把那个绣有鸳鸯鸟的枕头抱在怀里，然后就睡着了。

梅香对镜梳妆的时候，发现自己黑亮的杏仁眼里透着一些迷茫，一些忧郁，一些怨忿。

她看见了自己的不快乐，叹息一声，将短发一把挽了，盘到脑后，给自己梳了一个巴巴髻。

婆婆覃陈氏端着一碗糖水鸡蛋笑吟吟地进门来，梅香连忙起身接过碗。

覃陈氏走到床边收拾床铺，梅香拉拉婆婆的袖子，说：“娘，不劳你动手，我自己来。”

” 覃陈氏不由分说将她推开了，仔细地拍打着床单。

其实，被子梅香早叠过了，枕头也放好了，床单上的皱褶也抹平了。

只是铺在床中央的那块白布她没有动，那是昨晚闹房之后，婆婆收拾床上的花生红枣时悄悄铺下的，它也是习俗的一部分，她早就晓得了的。

覃陈氏的眼睛也盯着白布不动了。

梅香看到婆婆的脸板了起来，她有点怕，回到桌前坐下，那碗鸡蛋也不敢去碰了。

她非常清楚婆婆变脸的缘由。

上花轿之前，娘家嫂子扯着她的耳朵说了半天私房话，告诉她进洞房之后如何应对。

嫂子说，到了那种时候，男人是有点急的，有点横霸蛮的，你要顺着他，你顺着他了，他就会一辈子对你好。

可是你也只能稍稍顺一顺，不能太顺了，你太顺了就显得有点主动了，你一主动男人就会嫌你不守妇道了，所以呀你一定要把握好分寸。

嫂子还说，那个时候你是会破的，你一破是会有点疼的，你要忍着，不要紧的，女人都要过这一关，疼过之后就会舒服了的，要是男人对你好，那种舒服是一辈子都享用不尽的。

不过你破时会流一些血，你不要把血揩掉了，要让它沾到白布上，让家里大人看见，因为它就是喜，规矩人家收媳妇，是要见喜的。

嫂子压低了声音说，黄花闺女进洞房都会见喜，你要是经过男人了，就要想办法弄点血到那白布上去，否则你在婆家一辈子做不起人。

梅香生气地就揪了嫂子一把，你才经过男人了呢！

<<抱月行>>

可嫂子说的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她没有见喜。
新郎躺在床上像根沉潭木，碰都不碰她，这喜从何来？
可他为何不碰她呢？
梅香不晓得这是怎么回事。

覃陈氏抓起那块布展在梅香面前，声音颤抖：“梅香，哪么没见喜？”
梅香不吱声，偏过头去。
覃陈氏的眼光尖得像根刺：“你说呀，难道你给过别人了？”
梅香懊恼地回嘴道：“昨晚你不听听壁脚，怪我作什么！”
“不怪你怪哪个？”
“问你儿子去。”
梅香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本来她有好多话说，那些话都已经挤到了喉咙口了，但她怕冲撞了婆婆，于是就用鸡蛋将它们堵住。

婆婆的质问和疑虑也被她堵住了，拿着那块令她失望的白布忧心忡忡地走了。
梅香吃完鸡蛋，将身上收拾熨贴，到堂屋认了一遍神龕上方“天地君师亲”五个大字，又瞟了瞟神龕里祖宗的牌位，然后烧了三炷香，鞠了三个躬。
堂屋里并没有人，鞠一个躬也可以的，可梅香还是认真地履行了规矩。
从此她就是这屋里的人了，头一次还是马虎不得，祖宗即使不怪罪，心里也过意不去呵。
堂屋有点暗，令人压抑，她随即就离开了。

她边走边打量屋里屋外的情形，这可是她要住一辈子的地方，她想看个一清二楚。
自从合了八字定下亲之后，娘家的姑娘们没有不羡慕她的，都说她命好，有福气，谁不晓得一方晴伞铺是大湫镇有名的殷实人家呢？
就连一些光屁股小伢，见了她就故意唱那个烂熟了的童谣：一方晴的伞，落口溶的糖，老油锅的油条一庹长，大湫镇真真好地方！
可是如今看来，她是不是有福气，还很难说。
不说昨夜新郎馆的冷落，就说现时，他也该带着她熟悉一下屋里，给公公婆婆请个安吧，可他一早就没了踪影，人毛都没见到一根了。
一过门就遭如此冷遇，是人都会憋气的，人一憋气就会不快乐，一个人如果不快乐，那福气又有什么用处呢？

梅香边走边想来到了店子里。
一方晴伞铺是前店后坊，铺面临街。
公爹覃有道正在柜台后整理自家制作的各种油纸伞。
梅香拘谨地叫了一声爹，行了一礼。
覃有道便咧嘴一笑：“噢，梅香就起来了？
玉成呢？”

梅香说：“不晓得，没见到人影子。”
覃有道又噢了一声，问：“你们几时去吃回门饭？”
梅香说：“也不晓得，还没听玉成说呢。”
覃有道说：“早去早回吧，路不近呢。”
给你爹妈多回点礼，你爹妈见我们讲礼数，对你也放心些。
男伢懂事迟，玉成还是个懵子鬼，你比他大，要多教他，多管他。
他怕是在后院，你去找他吧。

梅香便出了店子往后院而去。
婆婆肯定还没有告诉公公没见喜的事，要不公公对她不会这么客气。
她咬着嘴唇，很是郁闷。

这玉成是不懂事没开窍呢，还是他另有相好，所以才在新婚之夜冷落她？
这念头吓了她一跳，不想不像，越想越像，心里一时成了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后院的空坪上摆满了撑开的伞，还都是刚蒙上皮纸的半成品，正待上色抹油，乍一看像一大片凋

<<抱月行>>

败的荷叶，七零八落的。

伞匠师傅林呈祥蹲在地上，正往伞上刷着红漆，瞥见梅香，咧开嘴笑了一下，嘴里一颗银牙一晃。梅香面颊上有点痒，晓得林呈祥盯着她的，便扭头避开他的目光。

没寻到覃玉成的影子，林呈祥哼的山歌却到了她耳边：远看姐儿白又细，好比萝卜削了皮，心想讨个萝卜啃，人多眼杂不便利。

这是唱给她听的，她只能装傻，不能理睬的。

要是在娘家，她可不许他沾便宜，马上一首骂歌回过去。

她的泼辣性子和清亮嗓子方圆十里都是有名的。

可现在不同了，她成了媳妇了，为人处事都要小心谨慎了。

她加快脚步往后院深处走，山歌子又追着她的脚后跟过来了：姐儿走路不要忙，慢走三步又何妨，你又不是天鹅体，我也不是饿蚂蝗。

梅香实在不想示弱，却又不好回歌，脸都憋红了。

她气鼓鼓地回头，径直走到林呈祥面前，直通通地说：“请问伞匠师傅，踩到过玉成的影子么？”

“嘻嘻，新娘子找新郎信呵？”

你尖起耳朵罗。

”林呈祥眨了眨鬼眼睛。

梅香凝神竖耳，林向祥身旁的一把撑开的伞后发出轻微的崩崩之声。

她忙绕到伞后，只见覃玉成坐在地上，手拿一块竹片，有节奏地弹拨着伞骨，好像在弹一把琴，嘴里唧唧呀呀地哼。

梅香没好气地说：“都成家的人了，还只晓得好耍。

”覃玉成站起来，拍拍屁股，瘪着嘴不说话。

梅香又说：“到我家吃回门饭的，你去也不去？”

”覃玉成嘟哝一句：“谁说不去？”

”梅香转身就走，覃玉成默默地跟在后面。

这时林呈祥又哼起了山歌，梅香回头瞪了他一眼。

林呈祥一点不在意，快活地一笑，嘴里的银牙闪出一缕银光来。

.....

<<抱月行>>

编辑推荐

《抱月行》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王跃文、阎真倾情推荐，李碧华式的爱情传奇，从懵懂无知到体味爱欲之美，一个无欲男人的成长历程。

回看头绪万端的纷乱人生，其实就是无可挣脱的宿命。

——王跃文 人生也许就是逃离，或许逃离本身就是求心索。

主人公从逃婚开始，整整大半个世纪都在不断逃离，或者他五十多年都在苦苦求索。

他越是逃离，周遭物事越是陌生；越是求索，来去之路越是逼仄；但他只能朝闪烁在内心的那点儿光亮义无反顾地走去。

回看头绪万端的纷乱人生，其实就是无可挣脱的宿命。

——王跃文 在这个苍凉凄美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死亡、贪欲、背叛，也看到了忠诚、怜爱，还有悲悯。

世事多变，人生无常，或许悲悯就是我们心中的明月吧？

抱月而行，便能从容淡定，宠辱不惊，便可超越苦难，温暖心灵，驱散命运的迷雾，照亮我们的前程。

。 ——阎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